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540

## 马克思早期幸福观初探

刘阳<sup>1</sup>

(<sup>1</sup>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90)

**摘要:**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 人们对幸福本质及其实现方式的思考从未停歇。作为一生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伟大思想家, 马克思在其撰写的早期文本中频繁地提及对幸福的观点和看法, 并将之潜移默化地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之中。立足思想史的角度, 对马克思早期文本中零散的幸福观进行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一生既是不断思考幸福的一生, 也是为人类幸福而不断奋斗的一生。马克思幸福观的建立有一个萌芽、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 也是马克思幸福观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作为致力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先驱, 马克思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于幸福研究, 为人类实现自由与幸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关键词:** 马克思; 早期文本; 幸福观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 人们对幸福本质及其实现方式的思考从未停歇。对于幸福本质及其实现方式也是马克思所思考的问题。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幸福生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幸福观是一个历时性概念, 既有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历史特征, 也兼备马克思对于幸福研究的独特思索。因此, 对马克思幸福观内涵和特征的澄清不能以现代人的视角对马克思幸福观阐释, 而应回到马克思幸福观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具体分析, 看到马克思幸福观所回应的对现实的人的本质性思考。幸福观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马克思幸福观的过程中, 不仅要梳理分析马克思庞杂的论文文本, 还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其早期文本中的诗集、通信、笔记及其他文章和研究成果等, 如: 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歌三部曲《爱之书(一)》、《爱之书(二)》、《歌之书》以及不同时期马克思与其父亲的通信《亨利希马克思致信卡尔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等, 通过将断裂的、零散的马克思关于幸福的观点、看法串联为相对连续、系统的整体。同时, 对于马克思早期幸福观的研究还要注重“幸福”一词在不同文献中的内涵及外延, 还要立足马克思文本中对“幸福”的相似性表述与理解。

### 一、神学色彩、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幸福观

社会氛围和家庭环境是影响中学时期马克思幸福观的重要因素。特利尔城的文化环境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浪漫主义情怀与自由主义倾向可溯源至该城的法国文化氛围, 而家庭教育的双重作用——既有父亲的理性引导, 又包含家庭的情感支持——则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特征与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现有可考证文本能体现马克思青年时期“幸福”观思考, 主要集中于中学时期的三篇作文。在三篇作文中, 马克思分别立足宗教、职业、历史方面阐述了其关于幸福的朴素看法。

马克思家庭对于宗教的观点和看法成为影响幸福观萌芽期的重要因素。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受到社会解放思想尤其是宗教解放思想的影响, 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成为犹太人中自由思想者的一种进步的体现, 马克思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在中学宗教主题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1 至 14 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 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 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中,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宗教信仰式的幸福。他认为“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 才能体会得到, 这种快乐会使生活变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北疆文化的创生机制与传播策略研究 (2023NDB163)

**作者简介:** 刘阳 (1990—),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政治教师。

得更加美好和崇高。”<sup>2</sup>马克思虽未直接阐述关于“幸福”的理解，但通过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了一种可以通过基督教信仰获得美好生活的的生活方式。可见，马克思认为幸福并非单纯的物质满足，而是与道德和精神追求密切相关。个人的幸福应建立在对真理、正义和道德的追求之上，只有通过高尚的行为和思想，才能获得持久的幸福。

在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对于“国家人民幸福”的理解。在评价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时，马克思认为“由于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的。”<sup>3</sup>马克思将民风淳朴和人民生活积极进取作为国家和人民生活幸福的一种典型。同时，他提出在建设“幸福时代”的过程中，一心投身于国家建设中的人应当受到尊敬，倡导人们应当在获得权力后积极主动投身国家建设。由此可见，将幸福归结于“风尚自由和品质”这样的感性层面既体现出少年马克思对于国家和个人发展相对感性化理想化的幸福观。

在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国家整体的发展和人类的幸福是个人职业道路选择的重要标准。“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sup>4</sup>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幸福源于个人选择与人类整体福祉的结合。职业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利益，更应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幸福。只有将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相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同时，马克思进一步表达了，幸福是个体自我实现的结果。人应当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追求知识和真理，从而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自我实现不仅为个人带来幸福，也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对于马克思青少年时期幸福观的梳理，离不开探究深刻思想的源头。马克思的三篇作文，阐述了对美好生活、国家幸福、职业选择中对于“幸福”的理解。总的来说，马克思中学时期的幸福观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个人幸福与人类整体福祉的统一，注重道德和精神追求，并将幸福视为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共同的结果。这些幸福观的萌芽为他后来关于人类解放和幸福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进入波恩大学后，一方面因为马克思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因为与燕妮曲折爱情的苦恼，马克思逐渐将对法律学习的热情转向诗歌写作。1836年，从波恩大学转学至柏林大学后，马克思给恋人燕妮写了三部诗歌即《爱之书（第一步）》、《爱之书（第二部）》、《歌之书》，给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写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马克思频繁地以诗歌的方式勾勒出他对幸福的看法。“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不过或许也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sup>5</sup>对社会发展的迷惘和人生琐事的纷扰让马克思更多地思索如何回归本真的生活和学术研究。“我研究了法学，但我感到我真正的兴趣在于哲学和历史，因为在这里我可以为人类做些事情。”在就读于柏林大学期间，马克思与父亲多次通信，这些书信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对个人幸福的理解，表达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哲学研究的热情，强调通过学术探索 and 思想创造来实现自我价值。可见，马克思将幸福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状态，其核心在于通过不断追求真理和实现潜能来获得满足感。他在信中也提到捉襟见肘的经济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但马克思并未因此放弃对哲学和真理的追求。对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之间矛盾的深刻思考，这种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辩证思考加深了马克思对幸福的复杂理解。虚幻的理想主义哲学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无力使马克思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受青年黑格尔派诸多学者的影响，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过程中更深刻的思索如何解决关于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我彻底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但我并不满足，因为我看到现实与理论是如此不同。”他在信中批评当时社会的弊端，并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这种将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思想，体现了他早期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

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通过对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比较，间接表达了他对幸福问题的深刻思考。通过对德谟克利特机械决定论体系的批判性解构，马克思揭示出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蕴含的偶然性维度，实质上构成了对传统宿命论范式的哲学解构。这种理论阐释具有范式突破意义，将物理层面的运动形式上升至存在论层面，论证了自由意志的哲学合法性。在此逻辑框架下，马克思进一步将自由界定为人类实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条件，强调唯有在主体选择可能性得到制

<sup>2</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53-454.

<sup>3</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61.

<sup>4</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59.

<sup>5</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6-7.

度性保障的实践场域中,个体方能通过对象化活动达成自我确证,进而实现亚里士多德传统中“eudaimonia”(幸福)所指向的整全性生存状态。这种理论推演使幸福概念超越了经验主义的感官愉悦层面,升华为自由主体在历史实践中建构的辩证性存在方式。这种突破在认识论层面表现为对客观规律的辩证把握,在本体论层面则体现为主体通过对象化活动实现自我本质的创造性发展。由此,马克思将幸福问题从形而上学领域移植到历史实践的土壤中,使其成为衡量人类解放程度的辩证性尺度。

## 二、唯物主义幸福观的发展与成熟

物质生活是幸福的来源和根基。马克思认为,幸福并非仅仅依赖于理性或精神层面的实现,而是与物质生活条件密切相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将对社会发展及人民幸福的关注聚焦于人民的实际物质生活条件,而非仅仅停留于抽象的理性或精神层面。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不平等是阻碍人民幸福的核心因素,只有通过改变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幸福与解放。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将国家与法视为理性精神的体现,而忽视了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而个体的幸福只有在国家这一理性实体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将幸福抽象化,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人民的痛苦,但却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不公与压迫。他倡导“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圈——的批判的胚芽”<sup>6</sup>。幸福并非通过思想批判或精神改造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现实的社会变革来创造,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也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sup>7</sup>。这样的观点同样出现《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文中指出一些向群众的、物质的犹太人宣扬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论自由的现象,这种自由觉得自己很幸福,即使这种幸福仅仅存在于观念中。马克思指出无论是理性层面的或是宗教层面的幸福都不能带给人们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必须在物质层面实现。“重要的不是一般性的反对思想,改变思想,而是要改变产生这种思想的现实社会条件。”<sup>8</sup>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幸福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劳动剥夺了工人的幸福,使其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要实现幸福,必须首先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矛盾给马克思带来了新的思考,在他看来人民生活的幸福必须在物质生活层面来实现,仅仅停留在理念、意志层面的批判是不能最终实现人民现实“幸福”。

幸福的现实性与主体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论述了关于“幸福”主体的观点。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9</sup>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幸福”的主体应该是实际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把人视为感性的对象,以人本主义的观点解释人和社会历史现象,在其看来人“同其他一切有感觉的生物一样,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是对于幸福的追求。”<sup>10</sup>在这里,费尔巴哈所谓的“人”不是指处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而仅仅是指个人之见的交往和相互需要,这显然不能实现社会实践活动中人的真正“幸福”。在1845年至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则更详细的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具体内涵,并更进一步强调通过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文中指出,要实现的“幸福”不是抽象的想象的人的幸福,而是“现实的人”的“幸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是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这里的人既不是“类”也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的“人”。

立足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基础上对人的“幸福”实现的探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将其与人类幸福的实现联系起来。他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普遍受苦的阶级”,其解放不仅意味着自身的幸福,也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实现

<sup>6</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2.

<sup>7</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

<sup>8</sup> 张一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新探——经济学研读语境中的《神圣家族》[J].学术界,1998(4):1.

<sup>9</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sup>10</sup>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三联出版社,1961:536.

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而这一变革将为人类的幸福创造物质基础。马克思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观点表明，幸福观的实现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群众的实践。马克思认为，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进而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出发分析“幸福”和“不幸”。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sup>11</sup>概言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人的幸福并未得到满足，反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下显得日益扭曲的不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被剥削被压抑，人丧失了作为主体的劳动积极性，在物质生活上表现为普遍的贫困，在精神生活上表现为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的恶化。为了更好的实现“幸福”，就需要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提出为了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就需要进行共产主义运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还详细阐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看法，虽未直接把“人的全面发展”等同于“幸福”，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幸福”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现实的人的解放不能在私有制背景下的“虚假共同体”中实现，只能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得以成为可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消灭私有制、需要消灭旧式分工，所以马克思对旧式生产和分工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他提出“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sup>12</sup>私有制背景下旧式的社会分工使人们在贫困的生活中艰难的维持生计，人无论是在体力还是在智力上都是片面畸形发展而无法谋求个人“幸福”。马克思1845年下半年撰写的述评文章《珀歌论自杀》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自杀解决最严重的困难，而刑场则解决其余部分。只有改革我们的整个工农业体系，才可望获得收入的来源和真正的财富”，由此马克思揭露出法国社会在当时体现出的道德堕落，提出只有废除私有制，摒弃旧式分工，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使人的社会性得到发展，进而才为“幸福”实现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1847年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文中，马克思着重剖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活的不幸。在剥削的生产关系中，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么也就等同于承认工人阶级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资产阶级繁荣的必要条件。在1847年撰写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进准阐释了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人们之间关系的决定和制约机制，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这里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而生产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因素，这也为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进而实现“幸福”提出了科学理论依据。马克思强调，“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问题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系列。”<sup>13</sup>“理性”是蒲鲁东对解决人类幸福的回答，但马克思对此却并不满意，把“幸福”简单的理解为“理性”显然是未明确重点并把“幸福”问题简单化了，“幸福”需要“理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理性的辩证运动进而消除社会中坏的方面显然是不能实现的。

1849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无疑体现了马克思幸福观的正式确立和成熟。文中既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提出了奋斗理论和策略，同时也为人的“幸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纲领。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决定的。通过大量的理论和现实研究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一种剥削制度，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少数人对广大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剥削的基础上，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宣言》除了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它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以外，还全面而系统地规定了它在最近的将来所要实现的具体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必须遵循的斗争策略和方法。”<sup>14</sup>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做到消灭剥削制度，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幸

<sup>11</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

<sup>12</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67.

<sup>13</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5.

<sup>14</sup> 孙伯鍈.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26.

福”社会。

### 三、马克思早期幸福观的合理边界

马克思幸福观是马克思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批判的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对人类社会以及无产阶级发展进行的长期研究中得出的关于“幸福”的观点，是马克思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回应。“马克思世界观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以及对它从理论上解决的程度，而对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回答。”<sup>15</sup>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本人并未对“幸福”做明确定义，而其幸福观形成发展也并不是像其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思想一样具备完善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幸福观的形成发展遍布其通信、文章、著作中。通过在对马克思早期文本进行分析，将不同时期马克思对“幸福”一词的零散的描述进行概括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马克思幸福观”：主体——“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马克思关于“幸福主体”的理解既包括“现实的人”也就是认为幸福的主体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类”，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同时随着其对社会问题的不断深入研究，“幸福”的主体更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而非作为个体的单个的个别的人，我们不仅要实现“现实的人”的幸福，更是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幸福；路径——“实践”和“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要实现“幸福”不能仅仅停留于“理念”层面，所以在马克思青年时期他脱离青年黑格尔派转向研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要实现“幸福”就必须通过“实践”的物质性活动来改造世界，认识世界不是最终目的，改造世界造福人类才是最终目的，同时回到马克思幸福观所产生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来推翻旧的制度才能实现“幸福”；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和“人类的解放”，“幸福”的最终目的首先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生产力的决定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首位；同时回到马克思幸福观产生的历史时期，实现“人类的解放”是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历史使命和最终的革命目的，要通过不懈努力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即幸福。

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在当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幸福感的同步提升，反而出现了精神空虚、社会分化等问题。马克思幸福观始终坚持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立场，将幸福与社会现实、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其幸福观具有区为理解与实现幸福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其一，物质基础是幸福的前提，只有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才能为幸福创造可能。劳动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劳动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手段，更是人类实现幸福的重要前提与保障。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劳动被异化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资本家通过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种剥削机制使得劳动者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尽管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试图缓解劳资矛盾，但这些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异化劳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呈现出一种自发性而非自觉性的特征，这种自发性劳动无法为个体带来真正的幸福。因此，只有彻底摆脱异化劳动的束缚，并从支配劳动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劳动者才能在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成就真正的幸福人生。这一过程不仅关乎个体的解放，更是社会整体迈向自由与幸福的必经之路。

其二，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作为人类追求的两大核心目标，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在资本与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中，不良消费观念的盛行导致部分个体陷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的误区，从而扭曲了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这种片面追求物质满足而忽视精神提升的现象，不仅割裂了物质与精神的内在联系，也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从辩证的视角把握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幸福是精神幸福的基础，为精神追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精神幸福是物质幸福的升华，为物质生活赋予了意义与价值。只有在物质与精神的动态平衡中，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的最大化与可持续化。

其三，幸福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身潜能的过程。幸福并非单一维度的物质财富积累，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其核心在于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实现自身潜能与价值。物质财富固然为幸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仅靠物质积累无法满足人类对意义、归属感与自

<sup>15</sup> 陈先达, 靳辉明. 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296.

我实现的深层需求。幸福本质上是个体在社会关系中通过劳动、创造与互动，逐步实现自我发展与全面解放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物质条件的改善，还涉及精神层面的提升、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因此，幸福是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其实现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公平性、文化环境的支持性以及个体实践的主动性。只有在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幸福。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张一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新探——经济学研读语境中的《神圣家族》[J].学术界.1998(4):1.
-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三联出版社，1961.
-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5.
- [13]孙伯鏊.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4] 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Marx's Early View on Happiness

Liu Yang<sup>1</sup>

(<sup>1</sup>Hohhot No. 2 High School,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90,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under varying social conditions, human reflections on the essence of happiness and its realization have never ceased. As a great thinker devoted to the cause of human emancipation, Karl Marx frequently discussed his views on happiness in his early writings and subtly embedded the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scattered references to happiness in Marx's early texts reveals that his entire life was not only one of deep contemplation on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but also one of persistent struggle for the happiness of humankind. Marx'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underwent a developmental process—from its initial emergence to its gradual maturity. This process parallele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tself. As a theoretical pioneer of human liberation, Marx applied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e study of happiness, thu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e for achieving human freedom and well-being.

**Keywords:** Marx; early texts; concept of happiness